

註陸宣公奏議

五



舊刊陸宣公奏議

五冊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本傳映齊高陽人率進士傳李宏薛中  
張鑑辭為別官會德宗出幸天鑑撫綏不知兵部  
將李楚琳者欲為亂映與齊抗請先事  
誅之鑑不從為楚琳所殺映遂奔奏天

右布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蔡學衡緣江南與湖南接  
近齊映齊抗既為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  
映蔡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眾人無異聖朝推誠  
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皇李兼鄰接方鎮為江西  
刺中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潭為夏  
練使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  
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  
旨令且向外商量漢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  
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  
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  
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軍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  
中間卿所奏去冬為馬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本傳憬西人德  
贊事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但依  
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  
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  
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本傳晉卿字元  
天寶間拜持中元宗  
子緣非

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  
意苗桑兄弟並改與在外開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衆  
蒙天慈屢降深自慰養相繼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  
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尋微能不激勵至於弥綸庶績督  
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  
之才又無竒嶮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  
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正心持以上報  
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  
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准擬再  
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備於付量推理  
輒發以趙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  
避忌輕瀆宸嚴陛下時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

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  
意苗桑兄弟並改與在外開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示相體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  
士感知己尚合捐軀臣雖尋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  
課群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  
之才又無奇嶮之効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  
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正心持以上報  
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  
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准再  
二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  
輒發以趙璟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  
避忌輕瀆宸嚴陛下時宥蠢愚曲加獎道寵遇踰等恩私倍

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  
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二無私以勞天  
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二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  
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  
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  
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  
臣所奏事惟有趙楷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齊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  
且傷不吝之明自備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  
自以爲得取下之術而不知夫失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暗也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  
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  
啓沃既難機務斯墜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

善人之情見於此而無所不備此見於此而無所不備此見於此而無所不備

總更賜裁劇苗黎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黎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非義類又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明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甚大及是諸君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跡有妨

而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佳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黎等法應坐察則當公議典憲豈公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黎等非罪則合宥之其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黎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室以臣蔽帶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可應不作教化以

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  
之言招覆疾之釁雖其強險猶應不為矧伊老臣寧忍及此  
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  
又無尤耳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榮及兄不  
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  
嫉不榮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  
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  
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認莫辨陛下追懷  
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  
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  
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運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

卷六

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  
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  
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  
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自負載厚中心尸竊大  
任既不克道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  
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愛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左傳云  
其難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  
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  
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  
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  
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  
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



一相... 絕如... 即大... 矩之... 謂... 家... 心... 相... 好... 心... 公... 心... 公...

則法度凌廢阻之則缺望弥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大

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激有下土

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

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若風化之首反可通

行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

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為之

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為罪不可

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

不怨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適臣不可

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見記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

適臣可以受賄則庶長案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

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

卷八

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死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蠶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朝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

年矣存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懼懼

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翦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民重遭過分

之擾陛下尚以為饒靴之類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

二三宰臣四方謀吏止於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

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激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

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

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

詳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

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也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關供或時致怨招

累求得常欲可以釋罪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

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階擢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

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烈左昭

子產作立斷律曰國氏其先亡中君子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其利於小者必害

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馬車馬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

其意是以消流不止殆鑿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費自昔國

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

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貢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

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即為宜樂而行

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二三而却其一有所受

有所却一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供體而不受則或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素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賄賂之人適巨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為效清平旋以刑峻賦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禮記卷之八

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疑泊大懲穢夷皇運興復征

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自此則雖革一弊

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賊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

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東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登富壽不洽臻熙追懷前脩實用心執而議者反以納賂通

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曰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

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

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

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

以理人左襄二十一年年邪庶其漆間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

盜而太其焉是實盜也統也聞之在上位言私曲之不可以

益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

紀律此臧哀伯諫取郕大鼎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

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左襄二十四年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

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喬也惑之喬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

公室則諸侯貳若子類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貳言

賄國貳則子之家懷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言

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

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

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

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

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又郡國既又朝廷

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以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  
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  
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見郊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  
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  
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  
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  
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  
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商量處置實祭事體狀

本傳參元李術多立親黨尤愛族子申參與吳通  
元兄弟并中舅嗣號王則之皆與陸贄有隙遂共  
請帝得其二姦逐申為道州司馬參州別駕宣武  
劉士寧餉參絹五千胡南觀察使李巽以狀聞又

中人為之舉左帝大怒以為為外交臣殺之費  
雖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別駕逐其男沒  
入貴臣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實祭事卿等所奏雖於  
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  
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實祭在彼處亦其諸處交通不絕  
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  
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  
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  
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  
名劉晏父掌貨財當時亦知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  
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怨本傳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  
乃下且暴其罪天下以為冤滯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用  
大暴不加驗其先誅後詔天下

刑賧味損累不輕事例未適所宜重慎實祭頃司鈞軸頗怙  
恩私貪饕實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  
懷是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  
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請之由况在眾流何由察悉怨  
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震驚事亦非若不付外推鞠則恐  
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詳度實祭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  
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躰義絕私嫌所冀典刑  
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奏議實祭等官狀

帝又欲殺申則及疾子榮贊乃上奏請蒙遠官  
申則之除名詔可時宦侍誘毀不已參竟賜死于  
嵩州申免榮死  
諸實並逐去

右希顏奉宣進止實祭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

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絕恐事躰  
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實申實祭李則之首末同惡無  
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實祭宜更商量置其實祭等所有  
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  
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實祭罪犯誠合  
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  
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  
其實祭實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  
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祭既蒙恩於全申等亦宜減  
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實祭  
與祭雖是近屬亦其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  
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嗾忌若論今者

險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免險恐須差  
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實榮更貶遠官實申則之並除名配  
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  
時俗常態尚無高節出眾何特立不群實榮久秉鈞衡特  
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  
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  
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實榮寵黜迄欲周旋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  
實榮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  
知定數今若普加護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  
中外洵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  
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實榮莊宅狀

右希顏奉官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實榮  
負朕至深實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  
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實榮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  
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  
官產惟有两科一謂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鞠作犯狀實  
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奏詳如是志無  
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  
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刑法志太宗海斬張縕古因詔死刑雖  
公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決囚  
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  
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庶或有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  
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  
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

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彝憲之中  
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宜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  
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請選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綸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  
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綸等以申情貺臣先  
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  
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詔力可  
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  
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  
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全  
歸土壤潘鎮傳田承嗣平州盧龍人謀安祿山麾下自天寶  
以來叛服不常盜有具博妮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

奏

北面天子凡再與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繼故承嗣得肆其  
廢年七十五死贈太保緒乃承嗣第六子殺田悅以自立  
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  
微臣隘竭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  
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  
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大息  
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惟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  
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  
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  
馬及綸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四十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諸蓄軍糧事宜

狀食貨志正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萬戍邊

關中為四藩歸關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入尸瓦

費以關中穀賤請行和采遂進此狀帝乃命度支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

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

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

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

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賈工邊書告

關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澆時

或有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不足恃城壘雖固不

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

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

食貨志備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漢宣帝命趙充國伐

充國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

者責一作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

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

分守城鎮除所在管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

九萬人千里饋糧此語出孫子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陸

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十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跋涉之苦

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

卷之九 陸宣公 奏議

戰居云切足折裂也 塚陟王切手足中 冒豺狼剽掠之虞四



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  
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兵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  
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此語見所失  
非所慮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  
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尚結贊始為次相後為  
大相甚有謀畧屢引兵  
入寇必城多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逞足  
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  
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豐比於曩  
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効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  
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  
下為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  
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益夏覆而

秦九

靈武全

正元二年十一月吐蕃陷靈州十一月唯在幸與不幸

之間耳是皆無不技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  
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  
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  
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  
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  
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耻而揚  
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帥無律制事失權戍  
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摠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  
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  
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

藉麥禾火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

之患哉時尚結贊以兵其山室雞焚聚落畧者殺丁壯又

萬計涇陽及邠之民流然盡矣諸將皆不夫將貴專謀軍尚

能得一倖但質賊出室而已事見吐蕃傳

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

馮唐對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淮南子兵畧故良將

文帝曰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立山動如一岸夫

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之一怪乃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

至也拳有便宜從事之規李靖對太宗曰陛下每任將必使

或作捲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

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率將若四支之衛頭日將之守境

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闢田疇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

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

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析合而我之部分離析夫

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

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

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

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

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

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

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貧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成

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

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

筭既而有司隘吝不克將明詩云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

苟且之意當稔而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

者則莫揆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以資  
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  
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  
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  
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締紆  
充直窮邊寒冱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  
價不務准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  
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逆行情  
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  
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  
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院食貨志江海諸道各置巡院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

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天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  
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吐蕃屢攻靈武將卒多  
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  
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  
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  
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贊  
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  
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二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  
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  
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  
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負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

收心盡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  
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  
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  
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  
收貯摠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  
不闕其恒數固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  
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眾地狹不足相  
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  
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清湍險之艱所費至  
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  
捐故承前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  
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  
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  
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  
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帝國用酒權重輕食不足而財  
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  
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然黎蕃息力役靡施  
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  
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  
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  
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斛錢運一斛米之說食貨志元宗  
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  
之直增以函物營營之名民間傳言用一錢運斗米其糜耗  
如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督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  
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運

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因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斛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斛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斛摠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糴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斛只糴得錢二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存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方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

輪環貯運頗亦協宜食貨志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中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發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院院江海轉運使以度支並鐵屑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並鐵惟西待郎吉中符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昇淮南節度使杜

西運至東 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  
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  
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積  
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  
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  
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  
諸縣令頌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  
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  
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  
轉運之費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  
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  
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  
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  
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  
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在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  
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  
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  
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  
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  
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  
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  
減時價五十二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  
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

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  
二十萬石每斛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千已上用利農  
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  
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二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  
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  
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  
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  
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  
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  
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  
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  
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  
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  
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  
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  
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斛應所糴得米粟  
亦委此二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  
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  
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  
聞奏并報中書門下摠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  
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

石邊儲既富邊備自脩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庀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在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逆歎寒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四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其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之辱當避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墜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負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



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遠遜之禮據茲  
鄙鄙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終  
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解亦非將材且邀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  
材得志驕盈不悛與敗悻請犯上敗謂償軍俱為厲階莫見  
其向今雖遽加寵命務屬會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  
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觸望而肆惡  
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  
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  
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  
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  
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毀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

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與非

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諭乖踈

不同事嘗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

經見者以為商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

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責備脩傳田

神功冀州人天寶末賊以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後拜鴻

臚劉展反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從河

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

淮浙北輔榮漣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

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通屬不  
還先皇帝示眷悻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  
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畧失制權歸豪將勢散  
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

卒代宗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王知汴州留事復以為汴宋  
結田承嗣為援朝廷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  
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効河北諸鎮詔命馬燧等討之更  
遣汴州平竟南靈曜必京師平靈曜使李正己先有淄青  
齊海益乘汴宋德棣十州之地以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  
郡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  
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  
梁即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  
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  
遠邇談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  
命吳代之備鎮傳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劉元佐乘其无  
輯首乃餘級東南歸曹始通又破李希烈之衆入朝德兼理  
原四鎮性豪縱轉財好厚賞故下益困吳漢傳宣武劉元佐  
死以羨瀆節度使馳往代之亦至汴軍亂士寧兗頑輒敢恣  
立元佐子士寧湊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

表文

匪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拍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  
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  
之軍鞠為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  
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  
為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  
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  
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  
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與敬遜  
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上虐人萬榮  
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為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  
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群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二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尋法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約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





